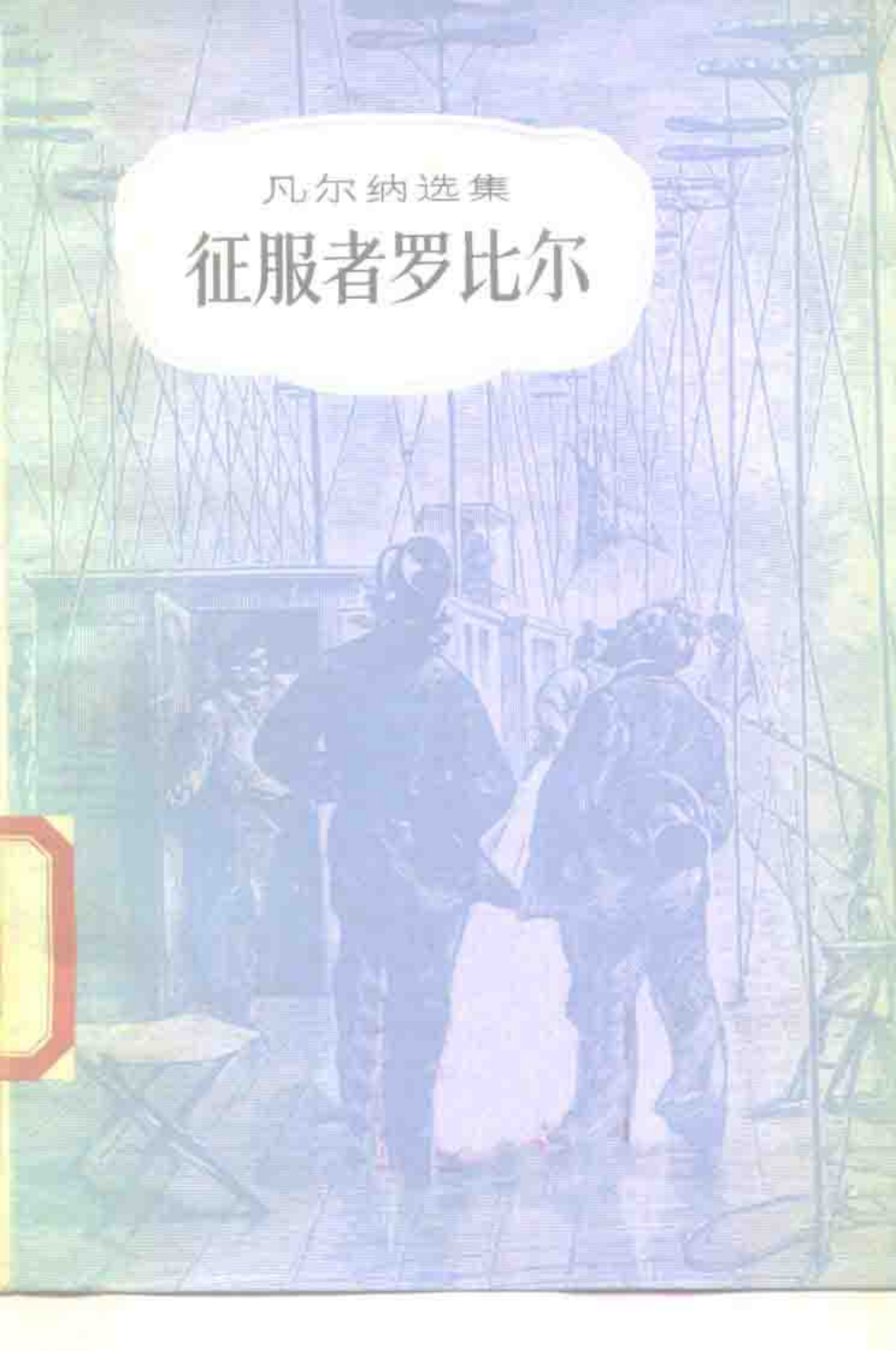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征服者罗比尔



征服者罗比尔

儒勒·凡尔纳著

何友齐 陶 涤 译

何友齐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征服者罗比尔
〔法〕儒勒·凡尔纳 著
何友齐 陶 淦 译
何 友 齐 校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7.25印张 2插页 120千字
1985年9月北京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定价1.10元

目 次

一	在这章里,学识渊博的人和无知无识的人一样, 全都感到莫名其妙……………	1
二	在这章里,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争论不休,难以 取得一致……………	12
三	在这章里,有个新人物,他无须旁人介绍,因为 他作了自我介绍……………	25
四	在这章里,在谈及听差弗里科兰时,作者试图为 月亮恢复名誉……………	36
五	在这章里,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一致同意 暂释前嫌……………	46
六	这一章,工程师、技师和其他学者们也许还是不 看为妙……………	58
七	在这章里,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仍然不 愿信服……………	68
八	在这章里,可以看到罗比尔决定答复向他提出 的那个重要问题……………	81
九	在这章里,“信天翁号”飞了将近一万公里,最后 以惊人的一跃而告结束……………	95

十	在这章里，可以看到弗里科兰怎样以及为什么被拖在飞行器后面.....	111
十一	在这章里，普吕当大叔的怒火以速度的平方暴涨.....	126
十二	在这章里，工程师罗比尔积极行动，好象要夺取一次蒙第庸奖似的.....	136
十三	在这章里，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渡过了整个大洋，一点也没有晕船.....	151
十四	在这章里，“信天翁号”做的事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164
十五	在这章里，发生了一些确实值得叙述的事情.....	180
十六	这章可能使读者因未见分晓而感到遗憾.....	194
十七	在这章里，我们倒退两个月，然后再从那里跃进九个月.....	203
十八	这章没有结局地结束了“信天翁号”真实的故事.....	217

—

在这章里，学识渊博
的人和无知无识的人一
样，全都感到莫名其妙

“砰！……砰！……”

两声枪响几乎同时发出。一头在五十米开外经过的母牛在脊梁骨上挨了一枪。然而它却与这场争执毫不相干。

两位对手谁也没有中弹。

这两位绅士是什么人？不得而知。不然，这也许是个让他们留名后世的机会。笔者只能说，两人中年纪较大的那位是个英国人，年纪较轻的则是个美国人。至于要指明那头无辜的反刍动物适才吃完它最后一丛青草的地点，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那是在尼亚加拉瀑布的右岸，在瀑布下游三英里^①处那座沟通此岸的美国和彼岸的加拿大的悬索桥附近。

① 一英里合 1609 米。

这时那英国人向美国人走去，说道：

“我仍然认为那是《大英之治》^①。”

“不！是《杨基歌》^②！”那人反驳他道。

眼看一场争执又要爆发，有位决斗证人大概是为了牲口们的安全，便居间调停道：

“就算那是《之治歌》和《杨基大英》好了，我们还是吃饭去吧。”

众人皆大欢喜地接受了这种对于美国和大不列颠歌曲的调和折衷。那些美国人和英国人于是回到尼亚加拉瀑布的左岸，在两段瀑布之间的中立地带山羊岛^③上的饭店共进午餐。既然他们面前已经摆上传统的煮鸡蛋、火腿、配上又鲜又辣的泡菜来提味的冷烤牛肉，还有源源不绝、连有名的尼亚加拉瀑布也会嫉妒的酩茶，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们了。况且我们在这个故事里也不大可能再遇到他们。

那么到底谁对呢？是那个英国人，还是那个美国人？这可不好说。不管怎样，这场决斗说明，约一个月以来，那个弄得大家神魂颠倒的难以解释的现象，已使新、旧大陆的人们着迷到了什么地步。奥维德曾说过这么一句赞颂人类的话：…Os sublime dedit cœlumque tueri^④。事实

① 英国歌曲。

② 美国流行歌曲。

③ 瀑布中一小岛，分瀑布为两段，左属加拿大，称马蹄瀑布；右属美国，称亚美利加瀑布。

④ 拉丁文，使人抬起脸来仰望天宇。奥维德（前43—约后17），古罗马诗人。

上，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人们还从未象现在这样看过天空呢。

就在前一天的夜间，有一支铜号奏出的乐曲在安大略湖与伊利湖之间的加拿大土地上空回荡。有些人听见是《杨基歌》，另一些人却听见是《大英之治》。那场以在山羊岛饭店共进午餐而告结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①的争执便是由此引起的。也许到头来它既不是这首也不是那首代表各自国家的歌曲。不过有一点倒是谁也没有怀疑：这种奇怪的声音，怪就怪在它仿佛是从天而降的。

是否应当认为，这是一只天堂的号角，吹奏它的是个天使或者大天使？……或者不如说是些个快乐的气球旅行家在吹奏这种嘹亮的、名声女神^②使用得那么出色的乐器？

不对！当时那里既没有气球，也没有气球旅行家。天空高处出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关于这个现象，人们既无法了解其性质，也无从得知其来源。今天它在美洲上空，四十八小时后又在欧洲上空，再过八天，又到了亚洲，中国天朝的上空。这只一路号音嘹亮的铜号，不是最后审判日的号角又是什么？

因此地球上的所有国度——无论是王国，还是共和国——都焦虑不安起来。将这种情绪平息下去是至关重要的。假如你在家中听到一些奇怪的、难以解释的响动，难道

① 盎格鲁和撒克逊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两个部落集团，七至十世纪期间结合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近代常用来泛指英吉利人、苏格兰人以及他们在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地的移民。

② 法国寓意画中象征名声的人物，肋生双翼，口吹铜号。

你能不设法尽快弄明这种响动的原因吗？而假如调查毫无结果，你不就会丢弃你的房子搬进另一座房子吗？是啊，确实如此！不过现在，这房子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根本无法离开地球住到月亮、火星、金星、木星或是太阳系的任何行星上去。因此，对在大气层里而不是在无垠的太空里所发生的这件事，就必须刨根究底。的确，没有空气，就没有声音。而既然有声音（总是那只号角！），那就是说这个现象发生在大气层里；大气层的密度是渐高渐小的，但它在离地球表面二法里^①的范围内没有变化。

当然啦，数以千计的报刊立即就抓住了这个问题，从各种角度加以探讨，予以澄清或搅混，报导着或真或假的消息，恐吓或安慰着它们的读者——这是为了扩大发行量——终于使已经神魂颠倒的人们更加如痴如狂了。这一来，政治一落千丈，不过生意倒并不因此更糟。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们向全世界所有的天文台求教。天文台如果不能答疑，那还有什么用处？如果那些能把一百万亿法里以外的星球分割成两部分、或者三部分的天文学家却不能辨识几公里范围以内的宇宙现象，那么天文学家还有什么用处？

由此可以想见，在这些美丽的夏夜里该有多少大大小小、单筒双筒、各式各样的望远镜对准天空，多少眼睛凑在各种强度、各种规格的望远镜的目镜上？那真是无从估计。大概少说也有几十万吧，比能用肉眼在苍穹上数出来的星

^① 一法里约合4公里。

星多十倍、二十倍。连在地球上所有地点同时为人们所观察的日蚀月蚀，也从来没有过如此的盛况。

那些天文台作了回答，但很不充分。每个天文台都发表了见解，但各不相同。这就引起了在四月份的后几周和五月份的头几周里学术界爆发的一场内战。

巴黎天文台持保留态度，它的任何部门都没发表意见。数学天文室根本不屑观测；子午线观测室什么都没发现；物理观测室什么也没见着；大地测量室什么也没觉察；气象室什么也没瞥见；计算室什么也没看到。他们至少承认得都很坦率。蒙苏里天文台、圣摩尔地磁站也同样地坦率。经度局也同样地尊重真理。没说的，法国人就是坦率^①。

外省的态度则更肯定一些。也许在五月六日至七日的夜间曾经出现过一种以电力为光源的亮光，持续了不过二十秒。在南部山峰，这种亮光曾在晚上九点与十点之间出现。在比依·德·多姆气象台，人们于半夜一点至二点之间见到这亮光；在普罗旺斯省的旺都峰，则是二点至三点；在尼斯，则是三点至四点；最后，在阿纳西、布尔歌和列曼之间的桑诺瓦-阿尔卑斯，则是在天色微明的时候见到这亮光的。

显而易见，对这些观测结果不能通盘否定。这种亮光曾在短短几小时内先后被不同的台站观察到过，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这种亮光或者是由穿过地球大气层的几个光源发出，或者（假定是同一个光源发出的话）就是由能以

① 在法语中，“法国人”和“坦率”词根相同。

每小时将近二百公里的速度移动的光源发出的。

可是在白天曾否有人在空中见过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从来没有。

那么至少那号角的声音有没有穿过大气层让人听见呢？

从日出到日落，那只铜号没有发出过一声呼唤。

在联合王国，人们莫衷一是。天文台之间不能取得一致看法。格林威治天文台和牛津天文台虽然都说“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但却说不到一块去。

一个说：“这是视觉幻象。”

另一个却说：“这是听觉幻象。”

于是他们又争论起来。但不管怎样，这是幻象。

在柏林天文台和维也纳天文台，这种争论大有引起国际关系复杂化的危险。但俄国通过波尔科瓦天文台台长之口，向他们证明双方都有道理。这取决于他们以哪种观点来断定这个现象的本质，在理论上不可能的事，在实践中却是可能的。

在瑞士，阿彭策尔州、萨于提斯天文台、里吉高原、加布里地区、圣戈塔尔观测站、圣贝尔纳尔观测站、瑞利埃观测站、桑普隆观测站、苏黎世观测站、蒂罗尔、阿尔卑斯山区的松布利克观测站，都对这个谁也没见到过的事情持极端保留的态度——这倒是十分明智。

可是在意大利，维苏威气象站、设在从前的卡萨英格来斯的埃特纳观测站和卡沃峰的观察者们则毫不犹豫地断定这是种物质现象，因为他们曾见到它在某日白天象一团旋

涡状气体、某日夜间象一颗流星似的掠过。但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事实上，这个奥秘已经开始使科学家们生厌了，但却仍然使那些卑微无知的人们着迷、恐惧。按照大自然的一条最明智的规律，这类人过去、现在、将来都在世界上占绝大多数。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们本来已经要不管此事了，然而在二十六至二十七日的夜间，在挪威芬马克的康托凯诺天文台、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夜里，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伊斯弗若尔天文台，挪威人和瑞典人双方都一致同意下述事实：曾有一只巨鸟、一种空中怪物，在一种北极光似的光芒中出现。当时虽未能确定其结构，但至少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它曾象炸弹爆炸一样放出许多微粒。

在欧洲，人们很愿意相信芬马克和斯匹次卑尔根天文台的如上观察结果。不过这件事的不同寻常之处却在于瑞典人和挪威人竟能在某个问题上取得一致。

从巴西、秘鲁到拉普拉塔^①，从西德尼、阿德莱德到墨尔本，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天文台都嘲笑这个所谓发现。而澳大利亚人的嘲笑是最具感染力的。

总之，只有一个气象台长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态度，尽管他对这个问题作出的解答会招致种种讽刺挖苦。那是个中国人，徐家汇天文台的台长。这个天文台设在一片宽广的平原上，离海不到十法里，视野开阔，空气澄净。

他说：“很可能大家所说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航空器、

^① 阿根廷东部港口城市。

一种飞行机器而已。”

这真是开玩笑！

然而，如果说在旧大陆争论已经十分激烈的话，那么可以想见，在新大陆——美国在这个大陆占最大部分——该是怎么个情景。

大家知道，美国佬做事从不拐弯抹角。他们总是一条道走到底，而那条道则往往直通目的地。因而美联邦的所有天文台都毫不迟疑地相互道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所以没有相互朝对方的脑袋扔望远镜，那只是因为等到要用望远镜时还得去找新望远镜的缘故。

在这个争论如此激烈的问题上，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天文台和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天文台同康涅狄格州的达特默思大学天文台和密执安州的昂·阿勃天文台相持不下。他们争论的题目并非被观察物体的性质，而是观察到那物体的精确时间，因为他们全都认为他们是在同夜、同时、同分、同秒见到它的，虽说这个神秘的运动物体的轨迹距离地平线并不高。然而康涅狄格州与密执安州、马萨诸塞州与哥伦比亚特区之间的距离相当大，以至可以说他们不可能同时观察到这个物体。

纽约州奥尔巴尼的达德利和军事学院的维斯特·布恩特公布了一份上述物体的赤经、赤纬坐标的记录，否定了他们的同行的意见。

但后来却发现这些观察者们弄错了，他们看到的是一颗穿过中层大气的小行星。因此这颗小行星不可能是大家所关注的那个物体。况且小行星又怎么能吹号呢？

讲起那个号角，大家都在费心地想把它嘹亮的号音贬为听力的错觉。但在这件事上耳朵并不比眼睛差。人们肯定看到了，也肯定听到了。在十二日至十三日夜——那是个很黑的夜——谢菲尔德科技大学耶尔分校的观察者们记下了乐曲的一个短句，每个音符、每个拍子都和《出征歌》^①完全相同。

“好极了！”于是那些爱讲笑话的人说道，“这分明是个法国空中乐队在演奏嘛！”

可是讲笑话不能算作回答。这是大西洋钢铁公司创办的波士顿天文台所指出的，这个天文台在天文学和气象学方面的意见已开始在学术界变得举足轻重。

这时辛辛那提天文台也加入进来，这个设在路考特峰上的天文台是在一八七〇年由于基古尔先生慷慨捐资而建立起来的，以双星测微技术而著称于世。它的台长郑重地宣称，确曾有个什么东西、有某种运动物体在相当接近的时间内出现于大气层的不同地点，但这个运动物体的性质、体积、速度、轨道，则无从断定。

就在这个时候，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报纸——《纽约先驱报》，收到了一封匿名的读者来信：

“人们当未忘记，几年前，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南部地区，拉贝甘·德·拉格日那拉的两任继承人，弗朗斯维尔市的法籍博士萨拉然和斯塔勒斯塔特市的德籍工程师舒尔茨先生之间发生的竞争。

^① 法国著名爱国歌曲。

“人们当亦未忘记，舒尔茨先生为了摧毁弗朗斯维尔而发射了一枚可怕的飞弹，这飞弹应命中并一举夷平该法裔城市。

“人们更未能忘记，这枚飞弹飞出巨型大炮的炮口时初速度未计算好，竟高出普通炮弹十六倍之多，达到一百五十法里的时速，以至再也不能坠回地面而成为一颗流星，它绕着地球运行并将永远运行下去。

“为什么那个不容否认其存在的天体不能是这枚飞弹呢？”

《纽约先驱报》的这位读者真是聪明之至！那么铜号呢？……舒尔茨先生的飞弹上可没有铜号啊！

因此，所有这些解释都什么也解释不了，所有这些观察者都观察得不好。

徐家汇天文台台长的假设倒一直未被否定。可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意见！……

别以为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公众对此已经谈腻了。不！争论愈演愈烈，无法取得一致。不过，其间曾有过一段间歇。几天过去了，那东西——流星，或是别的什么玩艺儿——却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听见空中响起号声。难道那东西掉到地球上一个难以发现其踪迹的地方，比如说大海里去了吗？那它是埋在大西洋、太平洋，还是印度洋的深处？对此应当作何解释？

可是，从六月二日到九日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情况，这些情况不是仅仅以一种宇宙现象的存在便能解释清楚的。

在那八天里，汉堡人在圣米歇尔塔的尖顶上，土耳其人在圣索菲清真寺的最高尖塔上，鲁昂人在他们大教堂钟楼的金属顶端，斯特拉斯堡人在蒙斯特谷的尽头，美国人在赫德森河口的自由神的头上以及波士顿市的华盛顿纪念碑顶，中国人在广州五百罗汉庙的屋顶，印度人在但殊尔庙的第十七层塔顶，圣皮埃特罗人在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十字架上，英国人在伦敦圣保罗教堂的十字架上，埃及人在吉载大金字塔的尖角上，巴黎人在三百米高的 1889 年博览会铁塔^①的避雷针上，都看见在这些难以攀登的顶巅飘扬着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是一块黑色的薄纱，上面缀有星星，中央有一个金色的太阳。

^① 即埃菲尔铁塔。

二

在这章里，韦尔顿学
会的会员们争论不休，难
以取得一致

“而只要有人说个不字！……”

“真的吗！……有必要时就会有人说！……”

“不管你怎么威胁！……”

“你说话得留点神，巴特·芬！”

“你自个儿留点神，普吕当大叔！”

“我主张，螺旋桨不应当安在尾部^①！”

“同意！……同意！……”五十个嗓门齐声呼应。

“不对！……螺旋桨应当安在前部！”菲尔·埃文思叫
道。

“在前面！”另外五十个嗓门不甘示弱地大声响应。

“我们永远不能意见一致！”

① 原文如此。